

江青艷史

(六)

● 劉昌博

藍蘋香閨醋海掀波

不久，上海戲劇協社籌劃排演鉅型話劇「娜拉」，藍蘋（江青）知情後，卯足了勁，要爭取主演這個「叛逆女性」的角色。但當時想爭演女主角的女演員有：王瑩、吳湄、舒綉文和陳娟娟等多人，誰要脫穎而出？就得靠各自的能耐了。

藍蘋為達到願望，她懂得先去滿足那些有影響力人士的慾望。她巧妙地運用「雙面間諜」的身分，一方面向左派名編導洪深、田漢及史東山獻殷勤；另一方面向右派文化人崔萬秋撒嬌媚。該劇導演章泯見左右兩派的代表人物都推荐藍蘋，兩邊擺得平，樂得順水推舟做人情；於是，他同意用她飾演娜拉，章泯自然會從她身上獲到更多的好處。

「娜拉」一劇，是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名劇「傀儡家庭」翻譯的，又名「玩偶之家」。在民初「五四」運動時期，胡適、陳獨秀、傅斯年和羅家倫等均曾在報刊發表文章，推崇「娜拉」是世界劇壇的不朽名著。

該劇所表現的女權思想，曾經震驚了與易卜

生同一時代的人物，尤其是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期的年輕婦女。娜拉是一個叛逆性的女性，她堅強地反抗舊式家庭的束縛，向傳統挑戰；最後離開了她的丈夫和孩子，從玩偶之家解放出來，使文明世界的人都聽到被迫害婦女的吶喊與怒吼。該劇對我國民初年輕婦女爭取戀愛自由等女權運動，具有莫大的影響力。

在劇中和藍蘋演對手戲的男主角，是上海廣大戲迷喜愛的名小生趙丹，他飾演那位把妻子當做「玩偶」的暴虐律師托瓦德·赫爾默；他倆的搭配演出，堪稱珠連璧合的絕配。

藍蘋在濟南藝專唸書時，就看過「娜拉」這本翻譯的劇本，自認為她的性格跟娜拉吻合，內心都蘊蓄了一腔叛逆烈焰；因此，她非常喜歡扮演這個角色。在兩個月的排練期間，她每天都要花六、七個小時，熟讀每句台詞，在導演章泯指導下認真排練，全身投入戲中。

但在她的感情生活中，此時卻發生一個小插曲，她在青島大學工讀時，首次演出新戲「黑籍冤魂」，有個叫張庚的副導演，是中共「青大」地下黨的小領導之一，他垂涎於藍蘋的美色已久

；因他沒有俞啟威的顯赫家世，也沒有喬明華的孔武有力，唯有「暗戀」而已。

誰知，張庚來到上海，在黨組織遙控的文藝圈裡，不學有術，營鑽得法，居然搖身變成作家和導演。在藍蘋排練時，他常來「探班」，有時以護花使者自居，叫三輪車送她回辣斐路寓所；藍蘋雖是十分疲乏，但為了廣結人緣，仍耐住性子給張庚一些「甜頭」嚐。

那曉得，這小子食髓知味，得意忘形，竟然對外誇口說：「藍蘋是我的，誰都不要碰。」這句話刺傷了藍蘋的自尊心，對張庚把她當作私有的心態，火冒三丈，極度憤慨。這種霸道作風，簡直跟「娜拉」劇中男主角托瓦德·赫爾默律師如出一轍，她為發洩心中的憤怒，和張庚在房中大吵起來。她的膩友「復旦」足球健將李官仁、因同住一棟公寓，聞聲前來探視，發現他的情人被欺侮。李官仁醋火中燒，以英雄救美的姿態，像進攻球門一樣衝進房內，抓住張庚就飽賞一頓拳頭。

沒料到，張庚這小子不經打，暈倒地板上，昏迷不醒，鄰居怕鬧出人命，向法租界警所報案

。這件藍蘋的香閨醋海掀波，足球健將揍傷導演的緋聞，自然成爲大小報刊的熱門新聞。對藍蘋排練的「娜拉」一劇來說，是個很大的免費宣傳。她的膩友足球健將李官仁，則遭到「復旦」校方以其在校外行爲不檢，曾記大過一次。那位飽挨拳頭受傷的張庚，從此再也不敢招惹藍蘋，但卻懷恨在心。

初看這則花邊新聞的標題：「藍蘋香閨醋海掀波，足球健將揍傷導演」；讀者都誤以爲是「娜拉」導演章泯挨揍。章泯的妻子蕭昆，也誤以爲她「老公」跟藍蘋在外攪七捻三。章泯受到魚池之殃，搞到閨房勃艷情感觸礁。藍蘋知情過意不去，藉機多方安慰章泯，旨在彌補內心的歉疚，誰料日後竟然弄假成真起來。

一個漂亮的叛逆者

「娜拉」開演那天，金城大戲院台前門外，擺滿各色花籃，觀衆擠得水泄不通，上海演藝界知名人士都到齊了，還有不少著名評論家在座，其中有死心塌地吹捧藍蘋的「大晚報」副刊主編崔萬秋，溫文爾雅的「大公報」劇評家唐納，還有那位在藍蘋閨房挨揍的左派作家張庚，揍傷張庚的足球健將李官仁也西服革履前來捧場。最引人注目的，是藍蘋的三位「乾爹」洪深、田漢和史東山，都坐在第一排欣賞「乾女兒」的盛大演出。

在舞台上，藍蘋艷麗的打扮，把她年輕生命的活力與光彩充分地發射出來，使觀衆的眼睛吃冰淇淋。她通過女主角娜拉之口，連珠炮般的說

出向中國傳統挑戰的台詞，咄咄逼人，和她演對手戲的趙丹不免感到震驚。

「我們倆都必須徹底自由，這是你的結婚戒指，還你，把我的還我。」她發洩了對男性們的憤恨：「以前我活着都是給你玩把戲；現在我覺醒了，不想再做你的玩偶，托瓦德，你要搞清楚！」

藍蘋就是娜拉，她後來還老是像娜拉那樣。高興的時候，或者想讓人莫名其妙的時候，總是自言自語的嘟囔，流露出「叛逆女性」的形象。

「娜拉」演了兩個月，盛況空前，藍蘋的演技獲得很高的評價；使久負盛譽的名小生趙丹也相形見绌。

有一篇重要的評論寫道：「藍蘋小姐第一次讓我們知道真正的娜拉。她哭，每個人都感到傷心；她笑，全場都高興起來；她渾身溶入戲中，感染了劇場的每一個人。我認爲在上海劇壇上，一九三五年是娜拉年。」這篇評論刊在「大公報」上，作者是風度翩翩的唐納。

她的膩友之一的崔萬秋，在「大晚報」以吹捧藍蘋不遺餘力，但他回憶說：「娜拉使她出名了，但奇怪的是，她把娜拉演成這麼個極端的叛逆者；我欣賞她的演技，但不同意她的政治觀點，我不同意泛革命化的玩意兒。」

那晚，崔萬秋走出劇場時對洪深說：「這個小明星不會是個好妻子，誰娶她誰會日子難過。」當時洪深也贊同他的觀點，認爲：「一個漂亮的叛逆者，只能做暫時性的情人，不能做稱職的妻子。」

在以後的日子裡，崔萬秋只把藍蘋作爲「暫時性的情人」，洪深只把她做爲「暫時性的乾女兒」；只有唐納和章泯想把她作爲「稱職的妻子」，結果都吃盡苦頭。

在一片吹捧的浪潮中，有兩個人唱反調，寫文章罵她。一個是在她閨房挨揍的作家兼導演張庚，爲發洩心頭的憤恨，他批評藍蘋的演技無一是處，太誇飾、太過火、沒有拿捏住劇中人的性格，把娜拉變成了野性的潑婦。當然，張庚是一種「酸葡萄」的心情作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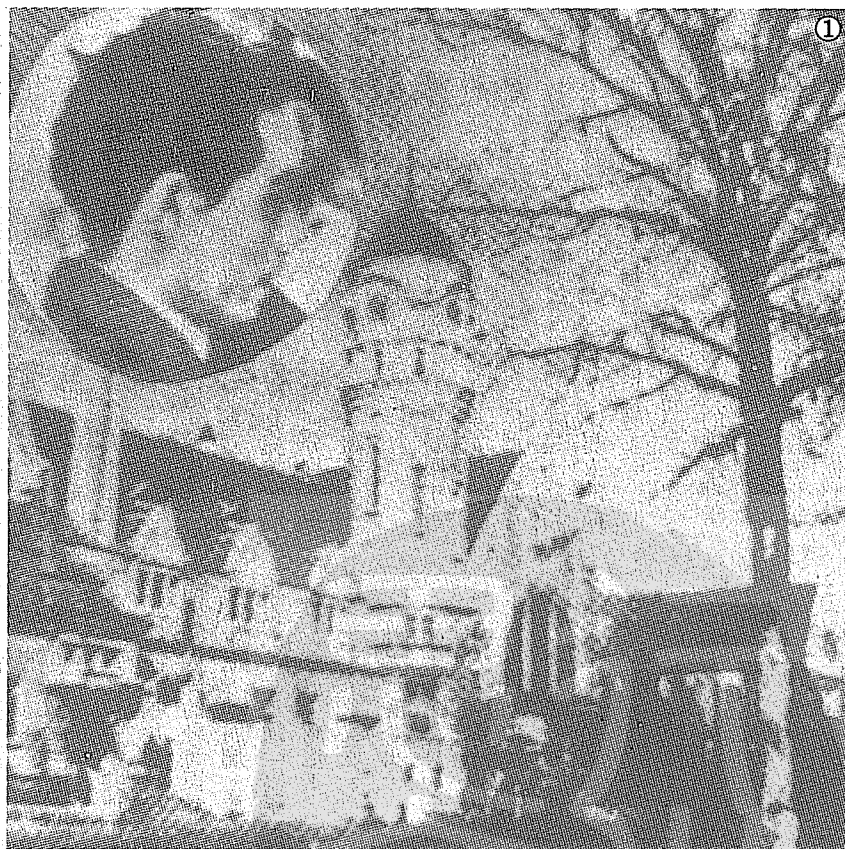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個漂亮的女演員吳涓，她曾爭取主演娜拉，但導演章泯卻叫她演娜拉的鄰居，一個無足輕重的配角，怒不可遏，不去排練，直到首演的前一天，才接受朋友勸告願全「大局」，忍氣吞聲地上台給藍蘋「跨刀」。

爛蘋菓對上驕烏梅

吳涓和王瑩一樣，多才多藝，能提筆寫文章，在當時的劇壇被捧爲「才女」。她在報刊上罵藍蘋：「她在舞台上，像她在現實生活中一樣，潑辣粗俗，妖裡妖氣，把娜拉演成了婊子，糟塌了易卜生的劇本……。」

吳涓的這篇漫罵，種下禍根，在三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時期，藍蘋爲報一箭之仇，特下令叫她指揮的紅衛兵，上吳涓的家抄了五、六次，整得這位昔日「才女」，家破人亡，悽慘地離開人世。

藍蘋是個爭議性的人物，等於娜拉是個爭議性的女性一樣。因此，她演出「娜拉」一劇的評



① 江青的夫婿唐納在濟南鐵路飯店第一次自殺獲救。
② 江青的膩友崔萬秋（中）與崔夫人（右）。



論是兩極化的，喜歡她的人，讚揚她的演技傑出，不作第二人想。討厭她的人，嘲諷她私生活浮濫，人盡可夫，給她取了一個綽號叫「爛蘋果」。從此，她的綽號跟她的本名，同樣叫人津津樂道。

吳涓不止一次諷笑藍蘋說：「這年頭變了，許多演藝界的男人品味愈來愈低，都喜歡啃『爛蘋果』，還爭風吃醋打架呢！簡直像狗兒搶骨頭嗎？這跟古代海邊的『逐臭之夫』有何分別？唉！可嘆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！愛吃『窩邊草』的兔子們，胃口都一齊變得奇怪了。」

藍蘋把這些話聽到耳朵裡，視吳涓為眼中針，恨得牙癢癢的，恨不能一口氣吃下吳涓的肉，她曾對另一「才女」王瑩說：「噫！吳涓（諧音烏梅）暗罵我是『爛蘋果』，我看她才是『髒烏梅』，遍身長滿『梅毒瘡』的爛女人；男人的品味再低賤，也沒有勇氣吃『髒烏梅』呀！」

從此，在演藝圈裡，藍蘋的「爛蘋果」和吳涓的「髒烏梅」綽號齊名；兩個女人的戰爭打得火熱。

如果有導演、編劇或男演員跟藍蘋親熱地攜手外出，必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地說：「你們看，某人去啃『爛蘋果』去了；不吃壞肚子才怪？」

倘若有人跟吳涓挽臂外出的話，就會有人說：「某人真嘴饒，不怕染上梅毒大瘡，連『髒烏梅』都敢吃；不怕死啊？」

因為當時左右兩派的人，偏嗜啃「爛蘋果」的人不少，藍蘋左右逢源，順利地進入電通影片

公司，當上基本演員，月薪三十五塊大洋。

一夜風流肚皮留字

「電通」是中共地下黨影響力很大的左派組織，雖說它拍片的路線，標榜要提高大眾的生活品質及人民的社會與愛國意識。但，男女演職員的私生活，卻腐爛、放蕩而荒淫。因此，有人在小報上給「電通」寫了一首白話文打油詩：

「電通！電通！

來電就通，

拍片通告發出，

老板，編導和女星，

眉開顏笑提早收工；

男士扮色狼

女星不設防。

旅館鬧室統統通通。

導演變成了『導眼』，

試鏡後還須『試身』，

妳若要擔任女主角，

豈止丟人現眼，

還須經常『獻眼』。

一旦鬧翻了，

冷嘲熱諷，

香閨扭打；

以牙還牙，

以眼還眼。

大家不要臉。」

連想象力豐富的讀者，此「眼」所指何物？不難略加思索就猜知了。當時有人說：要想玩女明

星，討漂亮演員做老婆，惟一捷徑是當導演。

「電通」的理想很高，誇稱要為伸張社會正氣而工作；由於資金不足，演員月薪平均比普通商業影片公司低一半。藍蘋初進公司時，還得幹些雜活，縫戲裝，搬佈景，抄劇本等。她自認是「進步」演員，經常忙得粉汗淋漓，精疲力盡，不以為苦。

當時的明星影業公司，以拍攝迎合觀眾胃口的愛情文藝片為主，其實它的出品，多是使「觀眾眼睛吃冰淇淋」的風花雪月，兒女情長，床頭和枕頭，媚眼酥胸加大腿的鴛鴦蝴蝶派電影，觀眾大飽眼福，賣座奇佳，「電通」自是望塵莫及。

有一天晚上，藍蘋和一批朋友出去吃飯，其中有著名的「才女」演員王瑩跟她男朋友——演員周伯勛等。他們在呂班路一家俄式餐館大吃一頓，慶祝藍蘋在「娜拉」一劇中的成功演出，大家興高采烈，喝了好多伏特加酒。

藍蘋和王瑩不知道伏特加是俄國的烈酒，都喝過了量；後來大家都散了。周伯勛發現藍蘋和王瑩滿臉通紅，癱軟無力，語無倫次，顯然都醉了。

於是，周伯勛在送王瑩回家前，先扶搖搖晃晃的藍蘋到「電通」片廠的大門口，叫看門的門房帶她先去演員宿舍睡覺，明早再送她回辣斐路的公寓。

看門的老頭子心想，夜深了，一大把年紀，體力衰退，實在沒有力氣扶抱藍蘋上樓。於是，他去找來一位同事幫忙；這位年輕的演員兼副導

演，見是人人愛情的「爛蘋果」，心中竊喜，滿口答應，他樂意幫這個忙。

第二天清早，藍蘋發現自己全身赤裸，一絲不掛地躺在床上，亵衣內衫裙子襪子，都亂堆在牆角。看看身子，肚子上還有紅色線條；這是兩行字。原來這是用她皮包內的口紅寫的：

「下次小心，饒酒鬼！」

我要趕戲，失陪了。」

藍蘋不敢聲張，急忙穿上衣服去找王瑩。她剛起床，揉着惺忪睡眼說：「親愛的！我也醉了，不知道俄國酒這麼厲害！」

「瑩！我怎會躺睡在公司宿舍的床上？」

「太晚了，無法送你回家，就近送你到公司，是周伯勛叫看門的老頭送你上樓的。」王瑩含糊地回說。

藍蘋聽後滿腹疑團，不相信看門老頭，有能耐佔自己的便宜，還會這麼惡作劇，就找他問。

「藍蘋小姐！妳要原諒我。年邁體衰，又患了風濕病和關節炎；妳喝得人事不醒，我實在無法扶妳上樓。」

「哪我是怎麼上樓的？」藍蘋急切追問。

「我去找小導演抱妳上樓，看他扶妳進房的。」

藍蘋心頭明白了，門房老頭所指的「小導演」，是那位年輕英俊的演員兼副導演的胡剛。藍蘋為查清這筆酒醉一夜的胡塗賬，掛電話叫胡剛到她辣斐路寓所問話，風流瀟灑的胡剛準時赴約，藍蘋關上房門叫道：

「妳怎麼這樣！太惡作劇了！」

「妳生我的氣，應該謝我呢？你要真不相信是我寫的，脫下衣襟內衫，讓我來替妳把肚上的字擦掉。」小導演說罷哈哈大笑，像對他的惡作劇十分欣賞。

藍蘋也把怒氣沖淡轉為風騷媚態；因為，胡剛年輕英俊又是副導演。不一會兒，他倆就重演那晚「一夜風流」的故事，只差胡剛沒有再在她的肚子上用口紅寫字而已。

享受浪漫編織美夢

那時期，上海的電影跟上海本身一樣。既奢侈又艱困，既本土又洋化，既神氣又可憐。一般市民對電影這個新興事業，雖不甚了解，但極其歡迎。無論豪商巨賈，高官顯宦，少婦長女，商店店員還是人力車伕，都貪婪地閱讀刊登明星排聞的無聊小報；其注意力集中的程度，不亞於股友看證券漲跌，經紀人看行情報表。

年輕的男女演員或導演，可以一夜成名，嶄露頭角，笑傲影壇；雖然，他們的收入並不豐厚，技藝水平極為低下；但大量影迷對他們瘋狂熱愛及近於偶像崇拜的程度，足以抵償一切。

在摸索中萌長的電影事影，一道政治命令就可改變內容，參雜一些政令宣傳進去，看來有點不倫不類。它的取材，從中國古典文學中去挖寶，同時又刻意模仿西方。攪拌成「中西混同，滿漢全席」的大拼盤。

這個領域，正好適合藍蘋這樣沒有專長，哪方面都沒有根基的女孩；在這裡她的弱點正好變成了優勢。她的心理狀態經過實踐，在此一龍蛇

雜處，沒有行為規範的萬花筒裡，跟許多「白相人」和「冒險家」一樣，要學「八仙過海」般的施展各自的神通。

在多姿多采的電影裡，微笑和吵罵是雙胞胎，貧窮和巨富是難兄難弟，淫蕩和貞操形影不離，保守和新潮結伴同行；那些幻想，衝動、激情和銀幕的光閃閃的形象，可以暫時麻醉演員和觀眾的神經，而把腦子裡的「現實」擠到一邊，像鴛鴦在躲避一切。

因為，那時的苦難中國人民在面臨日本人的侵略，有些已在其槍炮下呻吟，社會秩序大混亂，政府的公權力喪失，貪污和腐化，軍閥與特權，流氓和盜賊，又自我戕害着國家和民族。上海這座險惡的，人慾橫流的叢林，藍蘋認為是最理想的地方，她能失去的，卻可以不擇手段的方式，滿足現實生活的需求。爬上高枝爭取金錢，榮耀和權力。

她深切地體會，年輕貌美的女演員在銀幕上是「玉女」受到千百萬觀眾的崇拜、羨慕、嫉妒與注視；但當鎂光燈一滅，她在上海社會裡跟游民、小販、勞工及妓女的處境一樣，經常要面對不公平的屈辱待遇。

尤其是女演員，她是導演的「玩偶」，要演戲靠她們；同時她們又是企圖娛樂的有金有勢男人的女奴。她們為了生活與生存，必須在名譽和誹謗，自由和剝削利用之間走鋼絲，倘若不能保持平衡，一失足就墜落下去，粉身碎骨，萬劫不復。

藍蘋雖由於胡亂雜交異性朋友，而博得「爛

蘋菓」的綽號，但骨子裡卻有明確的目標及堅強的意志力。她為保持良好的身材，不吃辛辣油膩的美食，不吃香酥可口的零嘴，無聊時，不愛呆在家裡躺在床上做白日夢，喜歡到高級咖啡館享受那種浪漫的氣氛，桌上只叫一杯檸檬紅茶或一杯咖啡，餓了吃一兩片「土司」或一份蛋炒飯，對於食物重質不重量；旨在欣賞華麗的裝潢，聆聽柔美的音樂，沉醉於羅曼蒂克的情調，她常在這裡編織她的美夢。

如果，她約男友一同喝咖啡，有哪位男友替她付帳，她下次再有機會一定替他付帳，就是掏空錢包也在所不惜。她認為這樣才算男女平等，才不至讓任何男人「控制」和「佔有」。因為，她不想真正依靠一個男人，一個導演，一個老板或者任何人；她很自信，有自己的目的，堅持要屬於一個獨立的自己。

與崔萬秋觀點不同

藍蘋邀男友餐飲，總選在「國際」、「惠中」及「錦江」等三家大飯店，如雙方談得愉快，看的順眼，男貪女愛，便攜手坐電梯直上大樓的旅館部「幽會」，隱密又省時。倘她不開心，付了帳就彼此「拜拜」。

一天下午三點多鐘，她約崔萬秋到錦江大飯店西餐廳喝咖啡；旨在謝謝「大晚報」副刊戲劇版上的吹捧文章。這位主編停下一篇要趕寫的文章，準時前往；佳人有約，怎肯遲到。

藍蘋穿淺藍色旗袍，平跟鞋，抹了一點脂粉口紅，滿面春風。她像是藝術家，無產者及天真

活潑大姑娘的古怪綜合。

兩人在餐飲時，話鋒一轉談到京戲，藍蘋發表了激烈的反傳統意見，她說：「梅蘭芳很保守，很變態，男扮女裝，不男不女，不倫不類，總感覺得怪怪的。他在『天女散花』一劇中婦女形象的仙女怎麼一會兒偷偷地笑，一會兒歇斯底里大發作，彷彿風吹得倒的模樣，要男人扶着才能站起來；為什麼那麼多男人喜歡林黛玉似的癡病鬼。」崔萬秋有相反的觀點，於是二人辯論起來。

崔萬秋問她是否比較愛看電影，藍蘋回答說：「電影是我的教科書，不論中國的，外國的，我都愛看。」講到當時國內兩位最紅的女明星胡蝶和阮玲玉時，藍蘋說胡蝶是一個「木頭美人，不會真正演戲，完全是個塑像。」崔萬秋認為她對胡蝶的批評不夠公平。她皺起眉頭說：「九一八事變那個晚上，胡蝶和張學良在北京跳了通宵的舞，紅顏禍水，與古代亡夏的妹喜、亡商的妲己、亡周的褒姒以及後來亡吳的西施、亡漢的趙飛燕、亡唐的楊貴妃、亡清的西太后有何區別？亡國妖孽，該遭天譴才對。」

但，她對不願做「玩物」而自殺的阮玲玉，卻十分同情，且讚揚其優秀的演技。崔萬秋和她的觀點大相逕庭，爭辯得面紅耳赤。他倆人餐飲後，藍蘋爭着付了帳，興致缺缺，堅拒了他的要求，硬是不進電梯上樓和他「幽會」。崔萬秋後悔不該跟她爭辯，以至於就誤了「好事」，只好獨自下樓回報社趕稿去了。

後來崔萬秋回憶說：「……她的個性就是如

此蹩扭，如此的任性；但她的發表慾很強，給我們的文藝副刊寫過不少稿，不太成熟，不過很希望發表。有幾次為了發表文稿，她不惜破費請我餐飲，甚而……。她的稿酬是每千字三塊錢；當時郭沫若、魯迅、丁玲、夏衍和其他大手筆，每千字十塊錢。」他的話有所保留，「甚而……。」是指些什麼？似乎有未盡之言，耐人尋味。

唐納藍蘋如膠似漆

藍蘋在「電通」主演的「自由神」及「都市風光」兩片，跟她演對手戲的男主角皆是唐納。這位風流小生是位頗有才氣的青年，他同時是「大公報」的專欄作家，影劇評論員。兩人合作拍片時，唐納因有親密女友阿霞，又凍於藍蘋的「爛蘋菓」綽號，不敢親近她；但從她主演「娜拉」一劇後，他完全被她的成熟、艷麗、豪放、刺激和性感迷惑住了，對她刮目相看。

這是一個溫暖的傍晚，唐納從「大公報」交完稿走出來，來到了淮海路上，但見街頭人來人往，乞丐、小販、紳士淑女、戀人情侶，熙熙攘攘，川流不息。

唐納眼尖，突然看見藍蘋跳跳蹦蹦地從茫茫中走來，藍旗袍在霓虹燈下閃光，額上留着劉海髮式，流露帶有自信矜持又嫵媚的嬌憨神態。

兩人都停住了，唐納笑逐顏開，像個大狸貓。藍蘋伸出熱情的手，唐納緊緊握住不放，大大地稱讚她在「娜拉」劇中的演技。藍蘋懇摯地謝謝他在「大公報」上撰文捧她，趁機邀他到國際大飯店喝咖啡。

在咖啡座上，她的旗袍衩子開到大腿邊上，白嫩的粉腿於眩彩的燈下閃出誘惑的光芒。他倆在高靠背的皮沙發上，並肩地偎在一起，先是不着邊際閒聊，繼而談到人生與歸宿等問題，緊接着又傾吐寂寞與相互慕戀的情話。

經一會兒，藍蘋忽然把右臂勾住唐納結實的肩膀，水汪汪的媚眼像有所期待的望着他。唐納不再猶豫了，他用雙手抱住她軟綿綿的腰肢，使勁地把嘴唇湊過去，緊貼在她殷紅的唇瓣上，一種無名的熱流，頓時滾遍全身，當抬頭來撫摸她的秀髮時，那絕美的面頰，是嫵媚，是嬌嗔，是醉人欲仙的憨態；又情不自禁地去瘋狂地吻她，忘掉了自己，忘記了人世間的一切，只覺得兩人那溶化在一起了。

藍蘋趁勢倒入他的懷中，先是任他瘋狂地吻，這些熱吻像通往火藥庫的引線，霎時把她蘊蓄熱能的火藥庫引爆了；她狂蕩的回吻，彷彿悻悻的勁旅在作絕地大反攻，激烈而狂暴；幾乎使強壯的唐納，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。

他在藍蘋的引導下，乘電梯到樓上旅館部的廂房內，去發洩青春狂野而奔放的激情。由於，藍蘋鑽研過「性藝」，她的各種邪門花招，使唐納大開眼界，把他迷得死去活來。

第二天和第三天，「電通」找不到藍蘋，「大公報」沒有唐納的蹤影，兩人突然失蹤，公司和報社的人都急死了；尤其藍蘋的閩房入幕之賓們，更是焦灼萬分；有人建議向警所報案。

可是，到第三天晚上六點多鐘，兩人肩並肩，手攜手，滿面春風地回來了。那時員工們正在

晚餐，藍蘋在飯廳裡公開宣佈說：「我和唐納經過相互了解，決定生活在一起。」接着飯廳爆炸了，男女演員都放下筷子，熱烈鼓掌，圍攏來祝賀這對新人，堅持要他們倆報告戀愛經過。

「同居」後的藍蘋和唐納，變成了如膠似漆的夜貓子。他倆常在法租界霞飛路的俄國餐廳吃很晚；中國廚師作的俄國菜比較便宜，兩毛錢可吃一頓，還帶羅宋湯。

平生最崇拜武則天

洪深、田漢和廖沫沙等左派人士發起一個運動，反對一部美國電影在南京路的卡爾登戲院上映，指控那部片子的內容侮辱中國的勞動人民，充滿暴力和色情，是資本主義的腐朽作品，應該禁演。藍蘋和唐納都熱烈響應此一運動，他倆站在戲院門口散發傳單給要進場的人。藍蘋還手持傳單激動地揚聲呼喊：「是中國人就別進去，你是真正的中國人嗎？就該拒看侮辱中國勞動人民的電影。」

不久，公共租界的印度警察荷鎗實彈地衝了過來，藍蘋、唐納和其他一些人被捕了。沒有打他們，藍蘋要吵鬧，唐納叫她不要妄動，以免皮肉受苦。他們在警察局蹲了一天一夜。但，他們在輿論支持下勝利了；那部電影在兩天後被禁演。

藍蘋和唐納是有戲必看，金城大戲院上演話劇「武則天」。武則天是我國歷史上，惟一登上皇位寶座的女性，她全靠容貌美麗，思想敏捷，處變不驚、不擇手段及善於用人，統治中國歷經

三十年之久。這一齣戲，把她描寫成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的偉大人物，空前絕後的傑出女性；戲中有詩恭維她：

「李唐盛業忽飄蓬，自是英雄兩目空
玩弄美男如小犬，尊崇賢相比神龍。」

看戲時，藍蘋比唐納專心，看完後她感觸良多，對唐納說：「新女性當如是也。」其口氣彷彿劉邦當年看到秦始皇巡幸的盛大排場，興起「見賢思齊」的壯志。

在一次討論話劇演出的座談會上，藍蘋指着鼻子批評飾演武則天的女演員，她發言的內容空泛，語句尖酸；大家都弄不清楚她為何要如此挑別人家。後來，唐納搞懂了，藍蘋是不滿意這個角色沒有讓她來飾演，如由她來演自信比任何人都演得更好；因為，她最崇拜武則天。

一對會胡鬧的冤家

那年，上海左派人士為紀念「三、八」國際婦女節，請藍蘋參加業餘劇人組織演出「威尼斯商人」，是一齣由莎士比亞的名著譯編的。她擔任兩個吃重角色——女主角兼舞台監督，好勝心強烈的她，居然一肩扛了起來。

在她閨房挨過夜的張庚，懷恨在心，暗中故意整她，要看她砸鍋。排演時演員不到，定好的佈景不送來，道具缺這少那的；藍蘋知道是張庚這個傢伙搗她的蛋，給她顏色看。不服輸的她，出錢出力，不眠不休為演出而奔走，這齣戲終於

如期上演。

她舞台上太多的苦痛要傾吐，臨時加上一些台詞，把被高利貸剝削的人的內心悲哀說出來，聲嘶力竭，淚流滿面，觀眾深受感動，也都哭起來，台上下哭成一片；她認為她的苦難遠比劇中人還多。

這齣戲演完，她精疲力竭，發高燒到華氏一〇四度，又哭又鬧，人人討厭。後來又轉變成肺炎，大病一場，心神恍惚，住進了醫院；住了一星期才出院回到唐納在南洋路的寓所療養。

一天郵差送來一封信，身體虛弱的藍蘋拆開一看，原來是一位名叫阿霞的姑娘寫給唐納的情書，內容纏綿悱惻，道盡相思之苦。阿霞是唐納的親密女友之一，因藍蘋的橫刀切入，唐納才和

阿霞分手，但她仍痴心愛着唐納，盼望重溫舊夢。

於是，藍蘋爲了解真象，翻閱唐納的書櫥抽屜，找到他倆最近來往信件，發現唐納跟她「同居」後，仍藕斷絲連地和阿霞偷偷約會。這一來，掀翻了醋罈子，深恨唐納對她情感不忠實，一怒之下留書抱病出走，要從此一刀兩斷；但這不太便宜了他。於是，決定要把對方折磨夠了才分手，像殘暴的敵人虐待俘虜一樣。

她坐三輪車去上海演員俱樂部，向所有在場的人訴苦，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，說得人人都同情，渾忘了她「爛蘋菓」的綽號。不久，唐納趕來了，請求她寬恕，她不肯，拔腳就走。唐納居然大哭起來，跟小孩沒了娘一般。

後經友好們勸解，才答應回到辣斐路的寓所



藍蘋（江青）在舞台劇「玩偶之家」中飾演娜拉。

；但卻始終不理睬唐納。他是在溫室長大的，雖是才華出眾，生性軟弱，他對這位「叛逆性」的女強人，簡直一愁莫展。於是，唐納急了，留下字條走了，聲音沉冤莫白，生不如死，暗示要去自殺。面對這個要自殺的人，藍蘋也覺得自己太過份。爲避免鬧出人命，她終於讓步了。雖託人找回了唐納，但自己反被折磨得病上加病，發高燒到華氏一〇八度，胡言亂語。無端罵人，捶床板。

唐納向她懺悔，日夜在床邊小心伺候，無微不至；這樣他才獲得她的好感，有些回心轉意了。

風波一過，經唐納建議，藍蘋掙扎着離開上海，到蘇州他孀娘家去。江南園林甲天下，蘇州園林甲江南；她在療養的七個星期中，遍遊了蘇州滄浪亭、獅子林、網師園、拙政園及留園等建築精緻的名園；也在虎丘和寒山等留下履痕。在這座古代名城的柳樹石橋間休憩和沉思。復經常有唐納從上海趕來作伴，於寒山寺悠揚的鐘聲中，真的可以清煩惱、解千愁、長智慧、忘恩怨、生菩提；心情一寬，身子很快就康復了。

他倆高高興興地回到上海，在友好們的面前，手挽着手兒，親熱得像剛渡「蜜月」回來的新夫婦。

他倆還對新聞界宣稱：「我們這次提早回來，是要參加演藝界的一次集團結婚。」

洪深和田漢看了報紙上的花邊新聞，不住搖頭說：「這兩個兔崽子，真是一對最會胡鬧的歡喜冤家！」（未完待續）